

S 009296

# 中國文化的展望

● 殷海光 著  
● 文星書店 出版



7.21.50  
2  
831

S009296



S9001213

殷海光著

中國文化的展望



下冊

文藝書屋出版

0127  
S9001213

# REAPPRAISAL OF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BY YIN HAI-KWONG

COPYRIGHT BY BOOK WORLD CO.

1966

REPUBLIC OF CHINA

## 中國文化的展望 (全二冊)

---

著者	殷海光
發行人	蕭孟能
出版者	文星書店
發行所	文星書店
	臺北市衡陽路15號
	郵政劃撥賬戶3050號
印刷所	清水印刷廠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67號
定價	穿線平裝 100元 布面精裝 120元
初版	中華民國55年1月1日 (P100)

---

有版權 內政部登記證 校對：梁先進·張萬川  
內版臺業字第44號

## 第九章 西化的主張

西化的主張和前章所說自由的傾向在內涵上大部分是相同的。因此，主張西化的人士常常是傾向自由的人士，而且傾向自由的人士也常常就是主張西化的人士。可是，至少在觀念上，『自由』和『西化』之間並不能劃一個等號。二者的重點也不一樣。所以，我們現在將『西化』和『自由』分開來說。對於同一個人像從不同的角度來攝影，可以獲取不同的效果。同樣，我們將中國近幾十年來這一文化思想的發展分開來觀察，可以獲得不同的效果。

同是西化的主張，有各個不同的程度。從恭親王開始，中間經過張之洞，一直到陳序經，可以依照西化主張的強弱或濃淡程度之不同而排列成一個等級。我們現在要徵引並要加以分析的，是在這個等級中較強的一等之言論。可是，我們必須明瞭，直到目前為止，西化的主張只在『應變』，『模倣』，和『羨慕』這幾個觀念上打滾。就我所知，沒有人的思想跳出這個圈子的束縛。因此，西化的聲浪固然曾經很大，可是依然是情緒的要求或實際的需要重於認知的論證。當然

，這話並不涵蘊反西化的主張言論更有理。我在後面所徵引及分析的，是主張西化的許多言論中比較有包羅性而且適於作選擇的。

## 一 西化言論的選擇

### A 胡適

如所周知，胡適是主張『往西走』的領頭人物之一。他在一方面批駁所謂『東方的精神文明』，在另一方面介紹西洋文明。雖然他避免用『全盤』西化的字樣<sup>①</sup>，可是，照他所說的推論下去，早期的胡適並不反對中國在和平漸進的程序之下，走上全盤西化的境地。

胡適說：

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 (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 (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却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却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燄。

我們不願『開倒車』的少年人，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沒有一種澈底的見解，不能沒有一種鮮明的表示。<sup>②</sup>

所謂『東方的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物質文明』這樣的對分 (bifurcation)，的確是『最沒有根據』的。但是，近幾十年來這樣對分的人很多。儘管很多，却無助於其『最沒有根據』。不僅無助於其『最沒有根據』，而且作這種對分的人愈多，愈是增加這一錯誤的收穫之面積。

這一對分爲什麼最沒有根據呢？

第一，在文化人類學中，的確有『物質文化』這一個大類名，但是沒有與所謂『精神文化』彼此排斥的『物質文化』。在文化人類學中，所謂『物質文化』意即『人爲物件 (artifact)』的總和。人類文化除了人爲物件的總和以外，還有不止一個大類。例如，社會結構，習俗，禮儀，語言，體質，等等分別。③

第二，依前所說，一切文化特徵或要件，無一沒有所謂『精神』的成素在內。一塊純粹自然的石頭，亘古以來兀立在山巔，任它風吹雨打，根本在人類文化的觸覺以外。當着我們的老祖宗把它磨圓打鳥時，它才受到文化的洗禮而變做『物質文化』裡的一個要件了。一塊頑石尙且如此，遑論一顆地球衛星？它需要多少『精神』成素才做得出來？邁達斯 (Midas) 『點石成金』。自然界的任何東西，有而且祇有與人的心智結合時，才可能成爲文化要件，或被賦予文化特徵。我們試看一塊小方印。我們試看偉大的金字塔，所需精神有多少？所以，『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之分完全是痴人說夢。

第三，也許有人說：『信如君言，在『東方的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物質文明』之間的確劃分



不出一條幾何的界線。可是，東西文化所注重的層界不同。東方文化所注重的是「形而上」界；西方文化所注重的是「形而下」界。形而上界是屬於精神界的；形而下界是屬於物質界的。既然如此，我們還是有理由說東方文化是注重精神的，而西方文化是注重物質的。」

這是造名詞，兜圈子，玩弄字句。許多人的『哲學』就屬此類。這些人士費了成卷成帙的筆墨來從事這類工作，把陷於名詞字句森林裡而走不出來的人之神經弄疲倦了，他們的『文化哲學』就算建立起來了。

我現在不能在這裡分析『形上』和『形下』這種極困難的區別。因為這是屬於哲學的專門問題。我們現在只問：希臘人之『爲學問而學問』，算不算得『精神文明』？西方人演幾何學，構造邏輯系統，算不算得『精神文明』？牛頓和愛因斯坦什麼現實利益也不爲，長年坐在那裡深思自然宇宙的秩序。這算不算得『精神文明』？從亞里士多德到懷德海 (A. N. Whitehead) 的思想構造，是『形上』的還是『形下』的？東方人一年到頭忙着製造澱粉來巴結肚皮，這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用人來發動三輪車，這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一個男人有許多外夫人，這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

第四，也許有人說：『中國人特別注重道德。道德是屬於精神文明的。』這話要有意義 (significance)，除非能够證明，在這個地球上，有而且只有中國人把道德實踐當作人生第一要務，此外別國的人概不如此。顯然得很，誰都無法證明這一條。我們且把時下一般中國文化分子之標

榜『道德』是否嘴上說說而已這個問題丟開不談。從一種我族中心主義出發，每個民族都自認爲是最道德的，而別的民族都是邪惡的。可惜這只能算是一種『感覺』。從來沒有懷抱這種『感覺』的人願意並且耐心去求證。因爲眞要去作經驗的求證，也許這種可愛的『感覺』消失不見！

新新舊舊各式各樣的理學先生好高談『東方的精神文明』。就人類文化由生物邏輯層向上昇華來說，這未嘗不是一點也不足取的現象。可是，我實在懷疑，所謂的『東方的精神文明』究竟有多大一撮兒。依前面第四章所說，我們可知中國文化對於利用自然來滿足生物邏輯的要求不甚感興趣。中國文化沒有貯備足夠的知識和技術來應付自然的災害。自古以來，旱災臨頭，成千成萬的人乾死；水災來了，成千成萬的人淹死；蟲災發了，只有眼巴巴等它過去；瘟疫流行，只盼望留點人下來傳種。實情如此，怎樣能夠有多多的『精神文明』？傳統中國社會主要靠農人的勞動力來支持。但是，農人終年爲了最低生活忙個不停，那有多少餘力從事『精神生活』？自昔至今，成千成萬的大腦沒有被發動來努力知識和藝術。絕大部分的智力活動被生活的重擔抵消了，被『法古』所限死了。剩下來的所謂『精神文化』，除了寶塔頂上的皇家以及周圍的輔治集團以外，恐怕只有朱熹及其受人供養的徒子徒孫才配講。

依據以上的分析，可知所謂『東方的精神文化』和『西方的物質文化』這一對分是不能成立的。這一對分既然不能成立，爲什麼還有這許多人沿用了這麼久呢？胡適說是由於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自我安慰，並滿足誇大心理。這一解釋是不錯的。可是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器用的利鈍，一經比較，立刻可以判斷，無法七說八說的躲閃。葉德輝總不好意思說菜油燈比電燈更亮。可是，一提到『精神文化』，高下就很難作直接的和明顯的決定。既然如此，就可以隨便揚抑了。

胡適接着說：

崇拜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人說，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質上和肉體上的享受，而略視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們先要指出這種議論含有靈肉衝突的成見，我們認爲錯誤的成見。我們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之上。提高人類物質上的享受，增加人類物質上的便利與安逸，這都是朝着解放人類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們不至於把精力心思全拋在僅僅生存之上，使他們可以有餘力去滿足他們的精神上的要求。東方的哲人會說：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這不是什麼舶來的「經濟史觀」；這是平素的常識。人世的大悲劇是無數的人們終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凍與餓。人世的更大悲劇是人類的先知先覺者眼看無數的人們的凍餓，不能設法增進他們的幸福，却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催眠藥給他們，給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則寓言說，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說「我本不愛吃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說葡萄是酸的；人們享不着物質上的快樂，只好說物質上的享受是不足羨慕的，而貧賤是可以驕人的。這樣自欺自慰成了懶惰的風氣，又不足爲奇了。於是有了狂病的人又進一步，索性回過頭去，戕賊身體，斷臂，絕食，焚身，以求那幻想

的精神的安慰。從自欺自慰以至於自殘自殺，人生觀變成了人死觀，都是從一條路上來的：這條路就是輕蔑人類的基本的欲望。……④

就一兩個在道德方面有特殊修養的人來說，要貫徹『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原則，已經是很難的事。要一大羣人爲了貫徹這個原則而不吃飯，那簡直辦不到。就一般人來說，要培養道德，必須首先滿足其基本需要。這裡所說的基本需要就是生物文化層的需要。例如，衣，食，住。滿足了這類需要，不一定即有高尚的道德；可是，如果這類需要未能滿足，那末連低度的道德也就難保。『荒年易子而食』，可爲明證。如果在大家吃樹皮，吃草根，吃觀音土時，我們還要勸人『安命』，『知足』，這有誰聽？一個樓房要建造得堅固，必須底層基礎打好。同理，一個社會要有真實的道德，必須有相當的經濟基礎。但是，勸人『謀道不謀食』的『聖人』和後起的那些理學夫子却輕忽了這一層。在平時大家有點澱粉填肚子的情形之下，道德還能維持。可是，碰到災荒及動亂臨頭時，中國有些德目便現出是空中樓閣的德目。未切實建立於生物邏輯之上的道德要能維持，必須不斷施行加強激勵(secondary reinforcement)⑤。但是，過了一定的極限以後，加強激勵的次數愈多，效力就愈減。到了目前的程度，所謂道德，快要成爲道德空談了。時至今日，如果有人一天到晚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有幾個人真的感興趣？

胡適進一步地說：

我們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絕不輕視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還可以大胆地進一步說：西洋

近代文明能够滿足人類心靈上的要求的程度，遠非東洋舊文明所能夢見。在這一方面看來，西洋近代文明絕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義的 (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 (spiritual)。<sup>⑥</sup>

他列舉下面的理由：

我們先從理智方面說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學。科學的根本精神在於求真理。人生世間，受環境的逼迫，受習慣的支配，受迷信與成見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強有力，使你聰明聖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環境裏的一切束縛，使你戡天，使你縮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個人。<sup>⑦</sup>

有些中國文化分子好高談『東方的精神文明』。一個人或一羣人在觀念上做古人的奴隸；在行為上做風俗習慣的奴隸；說一句話時要看前後左右人的臉色，因而是人情世故的奴隸。他做奴隸都做不完，還有多少『精神文明』可言？真正要講『精神文明』，首先必須是『精神的解放者』。一個『精神的解放者』，必須一不作古人的奴隸，二不作風俗習慣的奴隸，三不作人情世故的奴隸。人有免於作這些奴隸之自由，擺脫一切心靈的桎梏，才能勇往直前追求科學的真理。胡適說：

東方的懶人又說：『真理是無窮盡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滿足呢？』誠然，真理是發現不完的。但科學決不因此而退縮。科學明知真理無窮，但他們仍然有他們的滿足：進一寸有一寸的愉快，進一尺有一尺的滿足。二千年前，一個希臘哲人思索一個難題，想不出道理來；有一天，他跳進浴盆去洗澡，水漲起來，他忽然明白了，他高興極了，赤裸裸地跑出門去，在街上亂嚷道：『我尋着了！我尋着了！』(Eureka)

Eureka!)這是科學家的滿足。Newton, Pasteur, 以及於 Edison 時時有這樣的愉快。一點一滴都是進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這種心靈上的快樂是東方的懶聖人所夢想不到的。(8)

希臘人有三種特殊的品質：第一，他們內心特別好奇；第二，完全信賴理知；第三，心智活動少受風俗習慣所拘束。這三種品質，作爲一個羣體來看，中國文化分子即令不是沒有也少得很。之所以如此，並不是有任何人類學的理由支持我們說，中國人的天生智力不如希臘人，而是泛道德主義的文化特徵使然。我們說任何民族天生的不如人這話之毫無人類學的根據，正猶之乎任何民族自誇爲世界最優秀的民族這話之毫無人類學的根據。依前所說，我們要論斷這個民族是否比另一個民族『優秀』，必先定義什麼是『優秀』。如果我們根本就下不出什麼是『優秀』的定義，那末無論說一個民族優秀或不優秀，一概是廢話。但是，如果我們要論斷這個民族是否比另一個民族『有成就』，那末比較有辦法。我們的辦法就是找一個比較客觀和確定的參考點 (Point of reference)。我們現在找的參考點是前途科學。因爲，以地球而論，地球上沒有兩種基本不同的科學。科學是純認知的產品。這種純認知的產品在各個民族之間可以互相兌換。希臘人在科學上作了一個比較順利的開端。爲什麼呢？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偉大的文化所含育的心智態度和上述希臘人的心智態度剛好相反。在埃及和巴比倫，一般人民的知識全被祭司所壟斷。祭司的地位，聲威，和實際利益是建立於操持對神的信仰和交通之上。而對神的信仰和交通是與知識之保有和傳授不分的。因此，他們要維護自

己的地位，聲威，和實際利益，勢必壟斷知識。壟斷知識者天然阻止知識的創新以及思想之自由而又獨立的發展。這跟商品壟斷和發明專利有類似的情形。這種情形是許多高級文化所共有的。中古以前的歐洲與埃及同巴比倫是相似的。中國古代的儒家之地位和功能也與巴比倫祭司相似。⑨幾何學及算術是埃及發明的；但只限於量地皮之類的實用技術。這些技術到了希臘人手裡經過抽象的思考才變成科學。巴比倫人爲了宗教和實用而研究天體現象。在紀元前七六三年已有他們的日蝕紀錄。可是，他們的研究不是縛束在宗教上就是束縛在實用上。中國文化則把『正德』放在『利用厚生』上。就理知的解放來說，希臘實在高人一等。他們能較早地把科學與宗教分開。他們能藉『爲知識而知識』來獲致『心靈上的快樂』。所以，他們能够開科學的真正先河。

復次，胡適談西方的宗教與道德：

我們來談談道德與宗教罷。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還不會和舊宗教脫離關係，所以近世文化還不會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科學的發達提高了人類的知識，使人們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評判的能力也更進步了，所以舊宗教的迷信部分漸漸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漸漸地連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與靈魂的不滅——也發生疑問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學的武器，開闢了許多新世界，發現了無數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勢力，叫電氣趕車，叫『以太』送信，真個作出種種動地掀天的大事業來。人類的能力的發展使他漸漸增加對於自己的信仰心，

漸漸把向來信天安命的心理變成信任人類自己的心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智識的發達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並且擴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闊大，想像力高遠，同情心濃摯。同時，物質享受的增加使人有餘力可以顧到別人的需要與痛苦。擴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擴大了的能力，遂產生了一個空前的社會化的新道德。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會化的道德。⑩

胡適在這段話裡極力推崇西方的宗教與道德之理智化，人文化，和社會化。歐洲自中世紀的制度消解，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以及福爾泰等文豪的鼓吹，宗教與道德本來早已逐漸走向理智化，人文化，和社會化的道路。「智識的發達」的確是「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並且擴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闊大，想像力高遠」，可是怎樣使人「同情心濃摯」？我們拿肉眼看星，與拿望遠鏡看星，只是精密的程度不同，而不必然是所得知識的性質有何差別。同樣，除非我們本來有同情心，我們有知識看到或料到行爲的結果，我們的同情心才可能但不必然增加。都市人的知識水平比鄉下人高。都市人是否比鄉下人一定較富於同情心，實在令人懷疑。知識並非道德，但是知識有助於增益道德。

胡適這篇文章「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是一九二六年寫的。這時，「西洋近代文明」經過第一次世界戰爭大震盪，把它內裡的基本毛病震盪出來了。巴黎和會裡充滿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衝突。凡爾賽條約埋下了不安的種子。馬克斯的意底牢結在歐洲形成一股氣流；攪亂了基督教的傳統信念；波爾希維克這條亘古未有的毒蛇已經出籠，吞噬着自由與人權。一九二二年意大



利法西斯黨人進軍羅馬。西方的民主和人道在震慄。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的名著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西方之沒落) 早已問世。以胡適的博學多聞，應無不知歐洲這些變化之理。然而，他爲什麼對之視而不見呢？因爲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以維多利亞式的樂觀心情看西洋近代文明，只看得見玫瑰色的一面，而看不見陰暗的一面。由此足見一個人的『選擇的注意力』對人的認知的影響可以多麼深。

### 胡適又批評道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個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個人的修養。雖然也有自命普渡衆生的宗教，雖然也有自命兼濟天下的道德，然而終苦於無法下手，無力實行，只好仍舊回到個人的身心上用工夫，做那向內的修養。越向內做工夫，越看不見外面的現實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戲，越沒有能力應付外面的實際問題。即如中國八百年的理學工夫居然看不見二萬萬婦女纏足的慘無人道！明心見性，何補於人道的苦痛困窮！坐禪主敬，不過造成許多『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廢物！<sup>①</sup>

個人的修養誠然是德行的起始點，可是道德如不能社會化，它的功能是要大打折扣的。中國的傳統道德因不能全部替代宗教而在動亂不安時失去活力，以致流於形式。道德多重義理而少重體現的運作程序。影響所及，馴至許多人士認爲只有道德原理不可動搖。至於怎樣實現道德原理，則可以『通權達變』，無關宏旨。這就爲後世『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出格人物大開方便之

門。如果一個國家浸沉於『目的熱』之中但大家又是『手段盲』，那末甚難倖免於大災禍的。對個人而言，『向內用心』可能獲致很深的修養；但是，這同時也是『逃避主義』的方便法門。『越向內做工夫，越看不見外面的現實世界。』胡適這話實在說的對。時至今日，談心說性的人，其不爲『廢物』者，幾希！

在將他所認爲西洋近代文明的優點列舉了以後，胡適綜合地下了這個結論：

我們現在可綜合評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這一系的文明建築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礎之上，雖然替人類增進了不少的特質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確然很能滿足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繼續不斷地尋求真理，探索自然界無窮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權，建立人化的宗教；拋棄了那不可知的天堂淨土，努力建設『人的樂園』、『人世的天堂』；丟開了那自稱的個人靈魂的超拔，儘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會化了的新宗教與新道德，努力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sup>⑫</sup>

總括起來說，胡適所要大家走的道路，就是『俗世化 (secularization)』。他要大家『努力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來實現『人世的天堂』。至少，美國人自開國以來，奉行這一『主義』不遺餘力。美國人的確是用機器來不舍晝夜地實現『人世的天堂』。人類自從神權之下解放出來以後，加上工業革進的大力推動，『俗世化』乃一無可避免的歸趨。在可見及的將來，無論任何人作任何努力，想要在現今的思想和制度上像往古一般蒙上一層『神聖的色彩』，一定

是勞而無功的事——充其量只能塗一層表面的油漆。雖然如此，人類的信持問題並不因此而得到解決。這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在主張『往西走』的大前提之下，胡適藉着美國安諾德的話，勸人承認自己的錯誤，勸人要有新的覺悟。

這種急需的新覺悟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

何以百事不如人呢？

不要儘說是帝國主義者害了我們。那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的話！我們要睜開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歷史。試想想何以帝國主義的侵略壓不住日本的發憤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展？

何以我們跌倒了便爬不起來呢？

因為我們從不會悔禍，從不會痛責自己，從不會澈底認錯。二三十年前，居然有點悔悟了，所以有許多譴責小說出來，暴揚我們自己官場的黑暗，社會的卑污，家庭的冷酷。十餘年來，也還有一些人肯攻擊中國的舊文學，舊思想，舊道德宗教——肯承認西洋的精神文明遠勝於我們自己。但現在這一點悔悟的風氣都消滅了。現在中國全部瀰漫着一股誇大狂的空氣：義和團都成了應該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須『帝國主義』四個字便可輕輕抹煞！政府下令提倡舊禮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

我們全不肯認錯。不肯認錯，便事事責人，而不肯責己。

我們到今日還迷信口號標語可以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到今日還迷信不學無術可以統治國家。我們到今日